

K
50.5
354.48

University Review

大學評論

第一期 第二卷

費身投靠不是知識份子

時論

「的歸宿」

由假到真和由真到假

制度與人

為吳大信被無理判刑抗議宣言
為拘捕學生事對紐約時報記者談話
為被捕學生與翁文灝往復函件

劉不同
呂克難
李中嚴

各地通訊

血淚話流亡

蘇聯華南
在南京

本刊記者

秋風、戰火、濟南

在濟南

本刊特約記者

共軍八次攻勢下的東北

本刊記者

從上海打虎看全面經濟
文哭亡故的爸爸

王伯
柳金

藝扛鎗的人
抽丁

讀者之聲
不知愛兒何處囚？一千萬顆激動的心

學府近訊：畢業生沒飯吃 「婦生」與「夫生」 教會的滲染

北京圖書館藏

619649

分五角 諸多圖書每本 (缺出六期零星連套) 一月二十日七十三

讀者之聲

不知愛兒何處囚

某處讀者亦有之，莊嚴學府，

下家是，亦極為驚訝，先生等之德功無量也。願頌神馳。
「欲言不盡，專此致謝。

九、二三、
秋安
鄉人張世雄謹上

千萬顆激動底心

先生發出了眞理的共鳴，向暴力宣戰，向一切黑勢力挑戰。
而竟有此千古所未有之大冤，秦

始皇之餘，恐亦無如是之奇恥也，

茲於痛心之餘，謹請

先生實滄仁人之心，做再進一步

之實際行動。

（一）請先生發起，在立委

中推請數位主持正義者，往羊皮

卷特刑庭看守所，實地調查看守

所之黑暗，並抽問在押匪獄嫌疑

犯，又不準許接見，學生之飲食生活狀況，如確屬不

實信毫無，使人焦急，須晤一晤

，或報答太不滿潔衛生者

，亦拘押於該處看守所內，每日

備吃糙米飯粥，且重量極少，

菜則無法無鹽之菜湯一樣，不堪

下咽，即使勉強食之，皆其所有

，亦難一飽，往往有飢餓得頭昏

眼花，終日以淚洗面，睡則臥於

地板之上，日間所穿之衣，即衣

間所蓋之被，空氣混濁，光禿黑

暗，臭味四溢。

參觀者莫不掩

鼻，且多數因不潔之故，均想有

疥瘡，蚊蟲吸血，牆地皆有。乞

不責教育當局之教導不力，督促

無方，更不責教育當局之防範不

嚴，坐使莘莘學子，受人利用，

如一味用高壓辦法，則愈懶而反

而不自覺者有之。因不滿現實而

而圖謀之威脅，教育當局亦因係於

青年人之威脅，而同慶附和硬指某

大德匪淺。即此百餘無辜學生

熱中的人民，爲了這苦難的祖國

，

下家是，亦極為驚訝，先生等之德功無量也。願頌神馳。

「欲言不盡，專此致謝。

九、二三、
秋安
鄉人張世雄謹上

（二）請先生等再致函特刑

庭，並仍本無罪者迅

速改期結案。

（三）請先生等晉謁

總統，對此次嫌犯學生釋出後，

在這舉國趨炎赴勢的黑暗時代

，

不畏權勢的英雄，推動着這巨輪

，

寫這信的動機已醞釀好久；

寫這信的動機已醞釀

賣身投靠不是智識份子的歸宿

劉不同

太史公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止以而不樂，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一切動物的活動，都是爲了追求欲望的滿足。「人」也是個平凡的動物，他們或取們一切的活動，也是爲了欲望的滿足，康樂的追求。道德、仁義、廉恥，是住在華麗大廈，擁有嬌妻美妾，食飽衣暖的人之口頭禪。飢困的人類和那飢困的虎狼沒有多大區別。一個有生命的動物爲了欲望的滿足，康樂的追求，往往犧牲一切在所不惜。

人不是萬物之靈，在某些地方且是萬物中最愚蠢者，可是其活動的目的則與一切動物一樣。每個人爲了欲望的滿足，康樂的追求，而犧牲了寶貴的青春，不再來的時光，甚或犧牲了他或她僅有的生命。每個人用盡了其智慧，其能力，爲欲求滿足而鬥爭，爲康樂追求而奮進。這些實際生活經驗告訴我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是一個不易的真理，所謂無恥，下流，是一個離開生產界的人爲追求欲望的過程中所必然具有的病象。那些想不勞而食的人們，爲了欲望的滿足，康樂的追求，往往出賣了靈魂，而爲那些已經欲望滿足生活康樂的人們之奴隸。「委質而爲人臣」，「賣身投靠」，遂成了不勞而食的人們之生活的豪情寫照。不但是人類如此，魚爲了求食而上了鉤，鳥爲了求食而進了網，虎爲了求食而入了陷阱。什麼是萬物之智者的標準？雖有各不相同的答覆，然而「能自生存」實爲一最高的原則，依靠人而生者必爲人役。掠奪人而生者必殺人。如此，所謂萬物之智者亦即能獨立生存之動物也。

二

士，這真是一個不詳的名詞。在貴族封建時代是沒落的貴族之後裔。介於封君農奴之間，平時爲農卒，戰時爲軍兵，沒有生產的能力，而必需仰賴他人以維持其生存，所以他們必須習六藝以爲人役。這些不事生產的士到了春秋戰國貴族政治崩毀的時代，日漸增多。士遂到處乞食，到處投靠，有些人成了縱橫家如蘇秦張儀輩，有些成了當時統治者的臣僕，如子貢輩；更有些人成了當時野心家的食客，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各兼養門客千

百名。這些「委質人臣」「賣身投靠」的智識份子，並不認爲這種謀生術是下流，無恥，且一旦爲人所役反踐踏滿志。

史記蘇秦傳說：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子先生。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竊笑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一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慚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遍觀之。曰：『夫士祭已屈首受嘗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蘇秦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輶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疑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妾側目不敢仰視，俯伏待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

這種踐踏滿志的醜態，實爲當時士人所共有的。又如孟嘗君傳說：

「秦昭王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白狐裘。』此時孟嘗君有白狐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偏問客莫能對。最下座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白狐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白狐裘至。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座者有能爲雞鳴。」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偏問客莫能對。最下座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白狐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白狐裘至。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座者有能爲雞鳴。當時的士人爲了衣食，充狗裝雞也所不惜，這真是一個脫離了生產界的士人之悲哀。求生爲動物的本能當個人不能，「力工商」時也只有出賣靈魂而來滿足欲望。不然惟有效顏淵甘陋巷，甘瓢飲，自苦一生；或者效專車作孤注的一擊。不管什麼乞食的方式，都是一些可憐蟲。至於那些專以救人「而事口舌」的師，如鬼谷子，孔子等輩也是同樣的可憐。尤其孔子更爲可憐中的尤者。諱諱告訴其學生，要忠於你的主人，要爲你的主人犧牲了一切，這樣你才能博得主歡，取得主信，才能使你的欲望得以滿足。不然你就是「委質而爲人臣」也可能中途失了業，甚或喪了命。然而，春秋戰國時的士還比君主獨裁政治下的士幸運些，如韓愈說：

「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輒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

君主獨裁政治的時代，不但是買主祇有了一個，且這一個買主特別又嚴苛。秦朝的士不但要讀熟了嬴秦氏的法令，還要遵守如瓶，不得背後批評政治，開諭先秦的典藉。漢朝的士那更慘了，你要是想出賣給劉家，先須諮詢劉家所

藏書圖書館

• 大學評論 •

指定的書籍。出發後又須聽從業業侍候你的主人。不僅在廟堂上你要跪着講話，就是背後也須跪着接受主人命令。隋唐的士人賣給人家作奴僕，先須參加主人所規定的考試。這種考試並不是選拔人材的一種技術，而是統制思想的一種巧妙方法。然而當時的士雖然是犧牲了獨立的意志和自尊的心，忘掉自我而去參加這種統制思想的考試，幸而取錄，還得叩檻貴之門，求一食之飽，韓愈可代表此類智識份子的可憐生活。如說：「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難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天下，亦不忤於教化。」妖淫誣佞誇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演於死而益困得其所者爭笑之……」

這樣如怨如訴的可憐的心情，實爲當時一般失意智識份子的實況。一報告自己不爲智識份子的心情，豈僅一個韓愈耶？

朱明統治下的智識份子，其生活更爲悽慘與可憐，也可說更爲無恥和下流。一方面自甘把自己的思想凍結於八股中，出賣了自己的智慧；一方面又犧牲了皮骨，準備着接受杖刑。小心翼翼地侍候着這風陽的和尚。然而仍有些人爲了寫歌頌其主人的文，引起大禍。洪武二十三年有胡惟庸獄，死士人三萬餘。後三年又有藍玉獄，坐殺士人二萬餘。這些人都會幫着他打江山的。又有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替某官作謝增俸表，用「作則垂惠」語，北平府學訓導趙伯璽替某官作萬壽賀表，用「建中作則」語，澧州學正孟清替某官作賀冬表，用「聖德作則」語。其主子朱元璋疑這些人借「作則」罵他「作賊」，全都被處極刑。又群符縣學教諭賈春替某官作正旦賀表，用「取法象魏」語，朱元璋說他「取法」是罵他「去髮」，遂殺之。懷慶府學訓導呂睿替某官作謝賜馬表，用「遙騎帝崩」語，杭州教授徐一達作賀表用「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爲世作則」等語被殺，罪名是元璋認「是」罵他「僭」，「光」罵他「光頭」，「作則」罵他「作賊」。

滿清入主中國後，士人的生活更江河日下了。蓄豚尾，穿馬蹄袖，賣身投靠於異族，他們內心悲苦更深。民國以來，中國智識份子的生活也不見得比前

好多少。國民黨統一了中國前就賣給北洋軍閥以謀升斗。說了些背良知的話，作了一些無恥的事。國民黨統一了中國後，一般智識份子生活並未起了什麼變化，且更隨着時代而流移。由北洋軍閥的銅掌下又換到了國民黨的統治下。昨天說「知難，行也不易」，今天又說「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哲學家」。近幾年來又有些智識份子從共產黨的集團內換到國民黨的集團內；從國民黨的集團內又換到了共產黨的集團內。昨天也許是最反動的份子，今天也許變成了最進步的份子。昨天也許是最進步的份子，今天也許變成了最反動的份子。爲了欲望的滿足，忽而左，又忽而右。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在滾中度生活。

我們上邊所說一些智識份子，還是幸運的很，總算找得僱主。還有一批根本就找不着僱主的人們，這些智識份子當某個王朝盛時就辦文弄墨在鄉村中帶着豪傑掠奪農民，也就是不能賣給大的統治者，回過頭來再賣給小的統治者。還不是賣身投靠！當某個王朝將傾覆的時候，即去幫助野心家打天下，希望以「汗馬」的功勞，換得欲望的滿足。然而一校免死，走狗烹，玄鳥盡，良弓藏，一時，過去那美豔的夢又以凶惡終。

中國智識份子的生活史，真是一篇可憐，悲苦，悽慘，無恥，下流的生活史。

二

今天是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大地上一切在變，士的生活亦在變中。過去那賣身投靠已不可能了。國家的主人不是貴族，更不是一姓的君王而是全體的人民。今後的智識份子，你就是想賣身投靠，也祇能賣給人民。不能再抄襲歷史，將自己的靈魂，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自由賣給某個集團，某個階級，某個獨夫爲豢養的食客或打手。再不能以口舌謀升斗，應爲人民——國家主人——服務，而以服務的代價來換得追求欲望的滿足。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賣身投靠，不是智識份子的歸宿」。反是智識份子的毀滅。今後的智識份子惟一的出路，惟一的歸宿，祇有站在人民這一邊，爲人民而服務，爲人民而犧牲。這樣才能放擴了自己的生命，創造了自己的有意義的歷史。今天的中國落于了兩個自私集團的苦鬥中。這兩個集團的成員，都借着戰爭以滿足自己的欲望。他們不能叛了人民的意志，且背叛歷史的使命。反動，掠奪是他們最後的目的。他們以人民爲敵，以進步爲仇，中華民族的存亡問題並不在他們的心中。這樣講起來，今天的中國智識份子的出路和歸宿，不是「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而是恢復了獨立的人格，站在人民這一邊，把這些自私自利的野心家，掠奪者搗毀之，更可以說要爲民先鋒，創造新的時代，建立有利於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以爲人民服务的方式來滿足欲望；以自己的智慧和熱情來作時代的轉折者。

中國的智識份子們，拋棄了這歷史遺留的殘骸罷！我們以獨立的人格站在人民這一邊，爲民先鋒！

賣身投靠，不是智識份子的歸宿！

由假到真和由真到假

呂 克 雜

——中西民主的比較觀

中西民主有一個明顯的分野，那便是人家由假到真，我們則由真到假。從其過程而論，今日確有民主素養的國家，民主的實現迂迴曲折，其為時也漸，而中國則好像一帆風順。英國人化了八百年爭到手的民主，中國人於短短五十年間即有了一部在理想上涵蓋德國草瑪憲法（法學家公認草瑪憲法為較完備者）和蘇聯新憲法的根本大典。若就形式觀之，中國之為民主國家，中國人民之堪稱為自由人民，恐無人否認，然事實如何？我們整天價為官方所渲染的民主，股痛了頭腦，而實際所承受者則却是另外一套；我們飽受專斷，箝制，壓抑，威迫，而頭頂上却有一頂虛偽的自由之念，這樣的大矛盾，在西洋難找，在中國俯拾皆是，而且，這也就是我們生活的主要部份了。真令人感慨系之！

誰都知道，英國人是民主的老祖宗，民主種子遍及全球，英人之功最偉。話雖如此，英國始現民主光芒之際，其初原也是最衍一時的。一二一五年的大憲章論者（Great Charter）以為英國民主肇基的標誌，讚頌之聲不絕。其實回頭到歷史中察看，理想主義者的謳歌，大成問題。當發動此一事件的蘭尼米德（Runnymede）的貴族，僭正，其中無傑出人物。他們向約翰王（John）爭取權利，初未計及民主。（他們殆不知民主為何物）因為他們皆屬封建社會中的特權階級，故他們所爭者亦是如何鞏固並擴展其權益，最著者如國王所要索的服役，捐助金，承襲金（捐助金係封建主求助於封建臣的捐資，如助封建主長子進爵之資等，承襲金係封建臣死後，其子求得續享領土之資）。不得超越習慣之定額，否則應取得若望之同意，英國史家論及憲政精神的抬頭，謂出於封建主義與通常法（Common Law）的結合。因國王為與男爵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皆根據習慣，即通常法，而十三世紀之時，英國的貴族不失為戰士階級，他們有力量足以衛護自己的權利，他們敢於向國王傲慢的說：「上帝鑒之。陛下，我們不走開，我們也不要被」。這自然是英國歷史的巧合，誰會想到為自己謀權益的貴族倣正，實是民主的開路先鋒。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大憲章第三九條（註一）居然為後人強解作陪審同審判制的確立；一切人民，均有要求此種權利，把第十二條及十四條（註二）引伸為國會議定賦稅權的確立，徵稅應取得人民之同意。在要求大憲章之諸男爵心目中，其所謂自由人，乃是貴族，僭正，地主，初未計及其他階級，正如古希臘之所謂民主政治中的公民並沒有包括奴隸一樣。說起來還就是人類社會的可貴了。原來人類思想有延伸性，其由思想形成

的概念，尤有膨脹性。大憲章所提出的諸種限定，本是十三世紀阻遏王權的產品，極其現實，也極其瑣屑。然而經過人智的攻擊，逐漸擴張其含義，最後成了一種政治通則。英國人在平時容或淡忘大憲章，但每逢暴君凌夷，即會捧出大憲章來做護符。詹姆士一世之時，清教徒革命（The Puritan Revolution—六四二—一四六），以及十九世紀中的人權憲章運動（Chartism），大憲章足了一風頭，成為反抗專制要求民權申張自由的發動機。好比孟子的「民貴君輕」論，「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亂臣賊子人人而得誅之」，不為專制帝王喜而為亂世英雄號召民變的武器。中西媲美。

唯其如此，英國之民主其始雖然是假的，而且是被迫的，但觀其趨勢則愈來愈認真。我們觀乎一八三二年改革案未行前的英國，腐朽城市為豪族把佔，十數居民與數十萬居民的選舉額（即舉出國會代表之數）相等，所謂民主，豈非欺人之談。一八三二之後，民主的成份，還是真假參半，蓋選舉權之財產限制極嚴，一般工人農民無問津之權。誰不知一八三二改革案的兌現，係在全國騷動狀態下逼迫使然。其后一八六七年的改革，仍有居住期限一年始有選舉權之限制。以後改革案續有提出，但英國民主可談到上一個「真」字，尚須俟之於一九一八年人民代表法，換言之，直至一次大戰以後，英人方取得無性別，財產，教育限制的普選權，觀乎工黨之所為，英國民主之由假到真，由政治民主到經濟民主，跡象是很明顯了。

由英國看中國，令人汗顏，其故倒不在我們沒有一套民主，而在我們有了一個不完美的民主之形式，因無質的基礎，不但不能如意運用，置於磐石之上；進而擴大民主的內容，一如英國之所為，抑且連運用都成問題，連守住這一份薄薄的民主家當都成問題，如果說今天在玩政治的人，一概屬諸民主的敗家子，我恐將無人承認，但事實確是如此。你能在憲法公佈了之后，行憲的立法院召集之后，舉出數件差強人意合乎民主的事實否？反之，背其道而行者却層出不鮮，臺灣憲法之上，有足以制憲法致命的「臨時條款」，號稱人民代表的法院，居然把一件人權案與紅帽子相提並論，為了怕助長中共聲勢，寧可不要人權。（殊不知現政權若有存在的價值，應在人權這一點上超過中共。舊中共之理想——共產主義——無人反對，所引為憂慮者唯自由問題耳）。提倡民主者重視言論自由，尤如個人生命繫乎呼吸器官之健康。英國大詩人密爾頓有言：「此

種取締出版之陰謀，其所給予吾人之巨大損失與危害，較之設若敵人封鎖吾國之一切海岸海口，尤多且然，此蓋阻止及遷延吾人是豐富的貨品——真理」。然而中國如何，令人傷心，我們的立法院要討論以審制言論自由為「宗旨」的「修正出版法」了。洛克說：「法律之目的不是剷除或縮減自由，而是保存與擴大自由」。可是我們立法一味以自由為冤家對頭，「特種刑庭」，順理成章通過，這還不比英國的星室法院（Star Chamber）西班牙的異端裁判所（Inquisition）更醜惡嗎？我們至今頗以中共一部份極端份子有偏執的宗教狂放不下心，至今當局這種作風，其頑固與專斷，豈非更其過之？在特種刑庭專以「蓄意」定罪的審判下，我恐民主形式的保存將難再。再如，立法院在民主國家申請議會，其權威除選民憲法外，應是絕對的，乃立法院對憲建會經費不予審議之後（這總算是差強人意者），行政院竟奉「命」執行起來，這在英美，還不謂翻了天？事實尚多，這裏不想詳列清單。

為什麼會流成這個樣子？我曾于「自由何以生不住根」一文裏（見新路週刊第十七期）略加回答，讀者參看。原來，五十年來喊民主自由者，大都業已身登廟堂，一個人有了權力，一如羅素所說，常知權力之自由，而忘却人民之自由，故我認為權益本身有一種結核菌，執之愈久，愈不願放鬆而其中毒也。

制 度 與 人

李 中 嚴

美國學者孟臺史（Thomas）認為社會的重心在社會組織，而所謂社會組織，實在就是一社會中制度的總體。換言之，制度就是一個社會中的魂心。或者說是主要內容。這真是痛快淋漓，一針見血的話。事實擺在眼前，社會就是人類加制度的結合體而已。

倘若前面說的不錯，這裏我們就可用一個新名詞出來，曰：「人是制度的動物」。以往已經有人是政治的動物，經濟的動物，社會的動物等等，互相罷足而立，當仁不讓，舌戰駁戰，不知凡幾，我想「人是制度的動物」這句話出來後，一定是罵聲四起，勿庸多的爭論了，當然政治、經濟、社會者，非制度為何？這是開話，現在我們檢討一下制度與人類社會的關係究竟如何。

人類社會的生活，就是人類在制度中的生活，不得不大聲說出來，這句話，我們不必引經據典，舉出許多的例子來解釋，譬如說，現在自己的東西是「用」，可是取別人的東西就算「偷」；

自己的妻子稱呼是「恩愛」，同別的女人稱呼就是淫

如西洋國家之政治家以人民之信仰為進退，則權益結核症患者自然立著於政治舞台上。這批人可能是風頭上的民主自由論者，但實際上必然是民主自由的盜賊！

申論至此，為之懷濶者久之，假如我們再對現實唯唯否否，以為有了白紙黑字的憲法，民主即大功告成，我恐不待百年之后，必有袁世凱其人遷民主招牌也一併摘下。

拉斯塔嘗言，人民對於自由之愛護，不可一刻放鬆，他在其巨著「政治典範」中，曾指出一九一七年美國間諜法為資本家所利用，一九二〇年英下院通過愛爾蘭秩序恢復法案，轉為剝奪英人受普通法庭審判之權利，目光如炬，可謂慧眼。（由此而言，美國之非美活動委員會，其必得危及民主，殆無疑問）由是可知，保證這一部憲法的真實性，其關鍵固在統治者的賢明，人民之覺醒亦甚重要，而人民中頭腦清醒的人，責任更大。

四註二圖：此二條之主要意義為：

國王不得保之」。

四註一圖：大憲章第三十九條之文字為「非由歲判官適當之制決或援據國法之外，凡于自由民，不得妄拘禁繫獄；強奪其財產，並為法外之追放，無此種種行為，朕不取自由民之地亦不派軍隊于其所。」

照前面所述，是制度純良的一面，是好的表徵，也就是光明面，本來人不該取別人的東西，也不該同妻子以外的女人親密，而且「自己的」「別人的」乃是幫助調查歷史，追索人類社會的腳跡，犧牲者的血跡固猶股股也。

我把制度說到這麼厲害，就像吃人的老虎，或者它憤怒的脾氣，就是制度！制度彷彿是殺人不見血的利刃，實則那樣就是制度！制度彷彿是殺人不見血的利刃，實則那樣就是制度！其實以它的兇惡何僅於老虎，不過如果把天大的罪名，就放在「制度」上面，這未免是太輕鬆，太天真，太不負責任了，筆者當不致這麼糊塗，我前面已經稱讚過了人類玩耍魔術，導演劇戲的天才，一人玩耍制度，局勢全非了，可以把制度光明純真的招牌當一面幌子，而埋伏下千萬的冷弓毒弩，包藏着無盡的陰險惡毒，以掩護起滔天的罪行，於是制度乃轉而為殺人的利刃，不信，請從古及今萬萬千千已死去的人和快死去的人——這些

人類社會的生活，就是人類在制度中的生活，不曉得大家能否同意這句話，我們不必引經據典，舉出許多的例子來解釋，譬如說，制度狹持制度於邪惡道途，才造出罪孽，所以真正的界手，又是制度背後的人，而制度不過是代人頂罪的可憐的傀儡而已！一人被逼死了，不是制度的殺害，乃是人類動物的相殘，正如野獸動物的相殘一樣？不過野獸相殘的

工具是爪牙，人類相殘的工具是制度，野獸爪之，牙之（牙作鷹詞）而不勝便被噬，人類却躲藏在制度的幕後，遠遠的放一冷箭便把別人殺死了，情形跟是一樣，不過技術手法上有高差優劣而已。

記得抗戰期間，政府三令五申，雷厲風行的要進行廉能政治、肅清貪污，在這期間，好像有一些五百元貪污的官吏被槍決了，而貪污了千千萬萬的罪大惡極者，却好多是逍遙法外的，被舉發了罪證確實的，聽說有坐飛機出洋考察，或者被軟禁在特等監獄的上好招待室里逍遙自在的事情，貪官固然是如此底細的，至若奸商一流，更是危害社會不淺，記得戰前，普遍人民的生活都還過得去，一次抗戰，一次內戰，一次驟然而謂之「戡亂」，人民的「生活」，被這些吸血的奸商——人類的大臭蟲，大大地的荼毒而去，政府固不能坐視不理，於是利刀推向奸商了，但不幸的，我們眼見的事實，和聽到的消息，都是些阿毛阿狗，未見經傳的小商屑取之流入獄虫了，真正的豪門奸商，官僚奸商，人類真正的大臭蟲，却是很「客觀」的站在法律的外面，這是太歲頭上不敢動土呢？或者是舉凡大貪污大奸商皆必有一番才能，值茲「戡亂」「戰亂」的非常時期，政府是在愛惜人才？其實這兩點都未必是對，說今天中國的政權和制度就建立在這些大貪污大奸商的身上，彷彿倒還更親切近題，「制度」可以對對小民而已，若面向「主子」，鞠躬之不暇，豈敢裝腔作勢，班門弄斧乎！

制度是一把鋒芒的寶劍，執在手中，可以用它隨意取人生死禍福之機，而它又是保護自己的，制度可說就是政治學上的~~GOVERNMENT~~（統治權或者主權），不過它不像學究們對此那樣「頑固」的看法，它只是拿強們體身佩帶的防身寶劍，或者是最後跟着的一隻保護大而三（諸君相信我是佔在中國土地上說這句話），諸君不見外國電影中之大手，既可代主子牧畜牛羊，又可在制度有如許好處，既可以生死他人，又可以福樂自己，制度挾持手中便是大權在握，身榮顯貴，九族皆光。

，高高在上，奴役天下，焉得不爲人所垂涎而眼紅，何況挾之者固安享人類的殊榮，而不能挾持之反爲制度所挾持者，其身家性命和財產，隨時都有被人毀滅和掠奪的危險，所以制度的挾持權，是必被爭奪的了，無怪歷史上有成千累萬的人，背負着絕大的險，以最慘酷的流血犧牲來爭奪這個東西，有人批評中國歷史上沒有真正革命，如果是這樣，那麼中國歷史上是些什麼東西呢？與其像他們指出的是「朝代的更換」，到不如乾脆指明白點說是「挾持制度者的新陳代謝」，這倒還爽快多了。我已經說明白了制度的大權必須被爭奪的，我還必須指明這個爭奪必須是要流血的，蓋得之者既是付過血的代價，何況業已掌住這「權、祿、財、喜」的寶座，安肯輕輕拱手讓人，但這亦無妨害，爭之者勢在必得，故亦不懂犧牲，兩造不讓，當然只有展開「血」的拚鬥了，其而不惜演出一齣轉鬥溝壑，陣屍千里，「血」流漂杵的偉大悲劇，這些已不成爲吾人常識以外的奇異事了。

我常常想，宇宙真是個奇妙，據說創世紀之初，先有天，後有地，再有山川，河流，再有樹木果實，再有供人狩獵的動物，於是乃生降人，倘若冥冥中確有個神，那麼這個神應該是人類的大恩人了，創造了天，使人得見光明，開闢了地，使人不致懸掛虛空，再給安排好生存生活的環境和條件，使人得繁育成長民間，且還里就有兩個問題值得推敲，其一，當冥冥中的那個神，在安撫這宇宙的時候，是否，就已把「人」放在「主宰」的地位，讓「人」以外的萬物萬物，都聽他的支配和受用，如果不是這樣，又是不是「人」施展岀他陰險、自私、詭詐、殘酷的懷計，以掠奪擗奪了其他異類動物的生存生

命紅酒綠，始莫懷揣，你卻嫌風雨，自願裸露，這是什麼原因呢？是不是人類這種動物，在施展其野蠻、陰險、自私、詭詐、殘酷的懷計，以掠奪擗奪了異類動物的生存權利後，又進一步來迫害窮弱，來趨掠擗奪同類的生存權利？我想，多半是的，或者這次的工具不同，不是用刀劍陷阱，而是以挾持制度爲武器罷了。

制度真是如水如火，可以逼人納入，但青人魂又是不能脫離制度而生活，「無爲而治」之道，我們今天都有些斥其爲天賦之談，不欲取信的，但我們如何才能在制度的社會裏求到美滿的生活呢？制度的社會還有沒有一條生路呢？其實近代人已經找到了解救禱禱之道，那就是「法治」「平等」與「民主」了，筆者特別提出「平等」二字，筆者不先立於平等之基礎，雖有民主亦難得民主矣，一社會之份子，最重要的是先要在人權和經濟上取得「平等」的權利，而民主的第一步，是從這一階段才向前进步的。這一段沒有達成而謂民主，不是恬不知羞，便是毫無頭腦人，首先便該打嘴巴的。「法治」，「平等」與「民主」乃是制度社會里的燈塔，沒有它們，制度的社會便是黑暗一團，黑暗里不但含有各種怪事產生，而且黑暗里多不適於「人」的生存呀！

最後，筆者個人的見地是與美國湯麥史先生有些不同的，筆者認爲社會的重心不在社會組織和社會制度上，而在於「人」，尤其是「人」的意志上，筆者是主張「個人是社會的『主』」的，（請注意這「個人」非狹義的一個人，而是每個人的意思），筆者已往已經有文章說明這點的，不在此地多說。

我再提說一次，問事不問人是「法治」，「法治」是建立在公共的意志上而不是在私人的情感上；大家縱使「民主」高唱入雲，亦必知之其爲非民主也。制度的一個人，而是每個人的意思），筆者已往已經有文章說明這點的，不在此地多說。

我再提說一次，問事不問人是「法治」，「法治」是建立在公共的意志上而不是在私人的情感上；大家縱使「民主」高唱入雲，亦必知之其爲非民主也。制度的社會中，必須確行「法治」「平等」「民主」，人類才能真正享受到「生存」「生活」的意義與價值。

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於南京

爲吳大信同學被特別庭無理判刑嚴重抗議宣言（來件）

國立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

士莫不感爲深切痛恨之事。八月十七日當局發表了含血噴人的所謂「研譯系造學潮

」的「鉄證」，官方報紙更醉聲狂吠，對全國同學大加譴責，強調「斷然措施」，殺氣騰騰，拘捕同學大陰謀已暴露無遺。

宋久大規模的迫害，就廟宇舉聲的廣場，借了遼遠的特種刑事法庭，以傳媒的花樣，靜靜地逮捕同學。即以平京二地而言，發出的拘票竟達四百張之多，且黑單紙約在不斷趕造中，這種在各地區進行的摧殘青年的嚴重迫害，我們嚴正指出並表示我們的態度：

一、特種刑事法斷是毫無的不法機關，因此特刑庭發出之拘票傳票，顯係非法，我們堅決拒絕。

二、行政院於十七日發表之所謂從方匪部處理辦法，准許軍警不依法定程序入校逮捕，對當局侵犯人民基本權利或法之無恥行爲，我們堅決反對，學術自由，學府安寧，必須維持，軍警非法侵入學校，我們堅決拒絕。

三、「拘傳」同學只憑莫須有的「危害國家」罪，拿出一點罪證，這樣非法的措施，我們堅決反對。同學如有犯罪證據，應由普通法院傳訊。如無犯罪證據，法院亦不得傳訊。

四、「拘傳」使全國學校陷於一種毫無法律保障的恐怖氣氛中，不特同學人人自危，而長也祇覺得政府的目的只是在製造事件，因此我們堅決反對！

從八月二十二日吳大信同學被捕起，風暴就向北大襲來，同學本在平靜中渡其假期生活，而吳大信既非正在犯罪逃脫，特刑庭有何理由不依照法律程序，包围并衝進校內抓人？當局一連串的枉法，也是人所共見，形同土匪，據起綱架，更是人所共棄。特刑庭加諸吳大信的罪名，是莫須有的，「危害國家」，却不能提出確切證據。而以曲解法令來完成卑鄙的政治陰謀。起訴書所列罪證，只是在港穗吳懷民寄給北大吳懷志的四封信，這四封信的內容是不滿現狀，捐款給予于三母親等，這些都成了陰謀譖言並難免，無以復加！

今天（十八日）吳大信被判刑十年，說什麼「共同陰謀以暴動策劃政府」，就以特刑庭判刑的理由來說吧，「承認思想左傾，會閱讀自由報刊，並不滿現狀，政治，主張反內戰，反獨裁，反對一切不民主措施」，難道說反內戰，反獨裁，反不

民主，這些全中國人民迫切的合理的要求，學生愛國而為人民着想的呼籲，就是「暴動」？就是「策劃政府」？我們真不知道這是什麼「立憲」的國家？這是什麼「民主」的政府？吳大信從什麼地方危害了國家？他在法庭裏坦白地承認不滿政府的貪官污吏，物價高漲，埋怨大學生沒有出路，他熱愛國家，造福人類，這些就是危害了國家嗎？一點也找不出罪證，就加以苛刑。當局口口聲聲說依法誠實行事，但所行的事，到底依了那一條法？誘了什麼理？

當局對學生的迫害不是始自今日，其一貫的手段是加純潔國青年以「紅帽」，然後逮捕、囚禁、判刑、甚或殘殺，無所不用其極！吳大信被卑劣地判刑，是因黑牢，真是欲哭無淚！內心滿含無限憤慨！

我們謹在此向全國父老師及同學們沉痛呼籲，請求主持公道，作正義的支援，共向毀滅人權，摧殘教育的當局，提最嚴重抗議！

（九月十八日）

吳大信同學獄中來函

親愛的師長同學們：生自入獄後，蒙你們送來很多東西，在這物價高漲，大家生活為難的時候，實在包含着無限的同情和友情，十一日又蒙大家不辭辛苦，出席旁聽，還給生以極大的鼓舞和溫暖，只因當時審問匆忙，不及致禮和招呼，只得在這裏表示謝意了，校中想已快上課，祝

大家用勇敢和智慧生活得好！

你們的學生吳大信敬上於九月十三日

倪青原教授為拘捕學生事對紐約時報記者談話

九月二十日紐約時報記者呂德（Lyon）走訪金陵大學文學院院長倪青原於其漢口路私宅，申請關於政府拘捕學生事件之意見，倪氏發表談話如下：「政府此次在各校內抓捕和傳訊學生，表面上是比以前處理學生事件一樣。特利庭加諸吳大信的罪名，是莫須有的，「危害國家」，却不能提出確切證據。而以曲解法令來完成卑鄙的政治陰謀。起訴書所列罪證，只是在港穗吳懷民寄給北大吳懷志的四封信，這四封信的內容是不滿現狀，捐款給予于三母親等，這些都成了陰謀譖言並難免，無以復加！」

來是全體師生一致的正當要求，但是政府也把它退為是「別派策劃的學潮」。這樣的事，不勝枚舉，這種態度，和中國舊式家長對兒童教育的態度一樣的錯誤。中國家長教育兒童還是出於愛護兒童的動機，政府剛好像專門與學生作對，把學生當作仇敵，所以政府不僅祇犯了方法上的錯誤。這是就教育的觀點言。如果就政治的觀點言，那就更加錯誤了。青年學生不滿現狀，對政府加以聲討，那是很自然的。中國人則恰恰相反，用的方法是「禁止」，這樣不准，好像活動好動是不應該的，一定要規規矩矩才是好孩子。這樣便束縛了兒童身心的發展。政府對於青年學生的態度也是一樣，要學生規規矩矩，一點也不能動，如果學生當中有一點什麼動作，便認為是違法，就如同北平師範學院要求恢復大學的事，本固

竟何由產生？說是來自某種人員的報告，這當中難免有不盡不實的地方。況且有些罪名的確安得不恰當。有教青年會一年一度的夏令會也被視為匪幫活動。至於盛裝的學生由學校自有規定，但不能因為學生參加政治活動就強迫學生戒備學生，因為政治活動是沒有是非的。在歐美民主國家，批評政府，並不是罪名。二十年前民黨的學生在北洋軍閥的壓制下從事政治活動也被認為是大逆不道，但是後來這些大逆不道的學生居然成為大逆不道的推動者。今日的情形，又何獨不然？就令學生真犯法，也應該用光明正大的方法，採用合法的審訊方法。特刑庭的審訊是不是這樣，是不是與法治精神相違背？當然值得討論。雖然這樣，我們還是希望中國有真正進步的道路，這當中青年學務失學等方法。表面上看來確實是較為進步，但是拘捕學生名單若不可算則還是一樣錯誤，不曉得這些名單究竟

劉不同為學生被捕事與翁文灝往來函件

(全文)

翁文灝先生有道：政府此次以學生為「匪徒」，大肆拘捕，旬日以來，各校莫不杯弓蛇影，人心惶惑，教壇易以警提，輒歌以詭笑，聲言成割捨之匪徒，課堂是待罪之囚所，誠開歷史成政之新局面，莘莘學子，情何以堪？謹管見辭，殊不忍在想像中之慘劇也。

夫青年學生為人類之鮮花，為國家之主軸，世界之

文明文化，社會之進步動力，莫非青年學生使然。倘人類歷史非一部殘缺紀述，均可作爲鉛證。溯自革命軍

都南京以還，國民黨內革命份子漸被淘汰，操政權，尸

政位者，多爲黨棍，賣辦，官僚，財閥以及其他

之奸諂頑固，反覆傷子，愚鴻成今日滿目瘡痍，民不聊

生之景象，造成共產黨力量膨脹，以武力奪取政權之分

裂局面，誰負其責？譖尸其眷？舉世之人有目共親。凡

為國民，若非鷹木不仁，自甘苟安，竊當力圖挽救，而

況血氣方剛，正義純潔之青年學生乎？誠以爲青年學生

以言論行動邏聞國家政事，乃其國民天職，賢明當局，

歷不遺問，鄉人識於密接，然明請發之，子產曰「是吾

聞也」。何以當今時賢，計不及此？查學生之存心，亦

無非期政府對政事有所改善而已，用意至善，不可厚非

。至謂其中或有共黨範之所謂「職業學生」滲入其中者

，想爲數亦不多，總不會超過國民黨新之「職業學生」

人數，其餘大部仍則皆純良正義中立之士，無所謂「共

」，亦無所謂「國」，誠就事論事而已。顧此輩青年，自

護國事日非，政府之種種措施無一使人滿意，故出而批

評，出而請願，蔚爲運動。不圖政府不自檢討，反偏執

；說忠實阮大鋮建議撰寫了「邪黨」「私謀」，却加速了朱明之滅亡；那拉氏剝了湖南牛禪嗣國的皮，然已磨孕了辛亥革命的樣子。今日政府胡作亂，迷不悟乃爾？矧以天下父母之心，無不愛其子女，父母將子女送入國家學校，乃基於對政府之信心，政府應如何管之，教之，養之，衛之，庶副千萬父母鶴鳴之望！今政府未盡公卿之責，反將其子女挾爲「匪」，「擊之固固，千萬頭慈父心腸，尚不在警棍利刃下寸寸碎斷耶？世界上之政局多行不仁而能永準不墮者，未之聞也！」

此次拘捕工作，據聞亦係先生主司其事，以職責命令所在，先生或有不得不爲之懼，然而見者見仁，各有所本，萬無義處此事，無異學生迅速釋放，有罪者，從輕發落，訊問過程，須依法律程序，保障人權，莫爲冤獄，則爲不幸中之幸矣。吾人謂昭賢審，參革命事，應本君子篤人以德，審人待人以寬之旨，發揮中山先生博愛精神以處之，庶不愧爲三民主義之信徒，以德服人，風聲所播，不滿意於以威乎？

秋虎尋威，炎威逼人。燈下作此書，感覺不勝其苦。○遠想黑暗牢獄中，泣喚於獄苦下之青年學生，其情其景，先生其一念之否歟？伏念先生秉國之約，已謝之懷，既病憊以在抱，對此有顧慮甚之青年問題，必能有以善其後，濟障慰誠，以特察納，青年幸甚，國家幸甚此類。

劉不同拜上九月一日

覆函

不同先生大鑒頃頤

蕙函對于青年學生精誠契洽，閱讀之下感喟同深。弟自撫生不，自民國初元以迄二十三年，總爲科學研究專心用力，亦與教育人士有所過從，屬於國家大局深切關懷，而於政局紛雲，絕少過問，亦絕未負擔任政府責任

。△中大開學已近半月，且一切都還未上正軌，尤其畢業同學，女方勸令遷出的通知，早在幾日前便已送達各宿舍，且準備搬家的却還沒有一個，事實上畢業就是這樣，叫這些人上哪裏去呀？

▲文昌橋一宿舍全部及二宿舍樓下交方的意思是「失業」，而「失業」未報到以前，暫准畢業同學搬住一段時間，這兩天新同學已經陸續來校，真使得搬住許多老大哥們有「橫子浪推前浪」之感。

▲畢業同學爲了住宿而趕在焦頭爛額的時候，申請交方搬入與以前所學相近的系科，如此既能結歡不被問，同時又解決了住的問題，假如再請准公費，那就

然有人「如計橫生」想出了一個轉系的辦法，一張報告稿，請讀者投寄，藉託社會人士支持公道，至今尚無下文。

總統府公之招，參照例是，初擬於經濟建設有所貢獻，時會所趨，不得已而作今戰，自撫才能，實深慚，對於教育學術，則固來自其中，時深關切，目前

各地通訊

麥麗遇人的時候，聽着兩封和宛州城事的劇烈和誠大，讓各兩者的青年學生，爲了暫時躲避那烽硝的轟呂，大此地向京還一帶流亡。在他們和我們想來，京還は今日全國最安定繁榮的地方，是一部份人的安樂窝，也許總會多少分給這些驚弓的小鳥一點慰藉；內說這裏還有一個政府，對於「戡亂」戰爭所造成之這種大批流亡的事實，總不能不管一管。因此，他們不辭數千里是達阪涉，吃盡了千辛萬苦，冒够了危險困難，終於來到了南京。

衣食無着
露宿街頭

發給救濟金五十萬元，勉強活命。但是領款的地點是在浦口轉運會工作隊，學生從城內赴浦口領款，實在是吃够了苦頭。工作隊的辦公時間又沒有一定，常常叫學生站上好幾點鐘。

，除宿外每人每天副食費四十二萬元。這樣倒使學生受惠不淺，但是這辦法改為明天就取銷了。

有一個姓文的學生因為沒
有錢買葡萄餓死於醫院。
同學們都很傷心。醫藥的
問題從八月底起才由京市
各衛生所醫院分頭帶學生
診病。

橋。八月三十日各隊代表會商，成立流京學生自治會，推定開封高師畢業生李厚之為總服務人。遂以後開了好幾次會，有河南教育廳長陳光、永城縣中校長陳蕙等參加，更邀褚管領等思想，共商利

二一生殉命

— 1 —

陸續到京的，除了豫魯二省以外，蘇北和冀南的同學也很多。最多的時候，有流亡學生兩萬多人。都是些不滿二十的孩子，包括高小初中高中和高中畢業的。另外河南大學的學生有學校當局照料，集山在蘇州，而這些孩子們便成爲無家可歸無人照料（學校師長多未回來）的流浪者了。

見試一試，內感肺結核病的白米飯，或是垂涎三尺的。就在這餓飯的時候，總書會的許多事務主任，在學生運動場裏無法解釋的時候，便暗示學生可以去吃飯，這事發生後，報導者說：學生們就蜂擁而上飽餐一頓，這事發生後，報導者說：和流亡學生間的信感就受了一種影響。在物價瘋狂暴漲下八月初救濟金增加每日六十五萬元，發放的地址改在城內永恩寺，九月初曾至七十萬元，現在是每日八十五萬元，而大餅的價錢是每斤六十萬元，叫學生們如何能舉腹？生

恩寺附近的居民都到這種慘痛的情形，激起了同情心，除了贈送過足夠二百三十人食的飯和小菜，一石多米之外，還請過全體流亡學生在大池洗過一次澡，流亡學生對這種善舉還頗的讚嘆同聲，感到另外的可貴！因為在廬嶺，寒凍，污穢不潔的生活當中，學生中患各種疾病相皮膚病的很多。最初只有兩個學生因傷寒而發高燒死在珠江路國民小學八月中有姓朱和姓李的內。前天（九月廿六）又

九月初逃走約八千人至宜興、溧江、第三批九月中逃走三千多人至衢州等地。廿二日出小後又陸續逃走了一些。

在學生納受流浪痛苦，而又不能獲得妥善的教濟，終日彷徨，懷着滿腔的憤懣，無處發洩，有時候還要遭受旁人的歧視，其情緒不安是極自然的事，因之不時有小的事端發生。九月六日汽水撞倒學生姜漢珍，學生將汽車打壞，九月九日一部份學生想進入國民戲院看影戲，戲老闆不許，言語之間，發生衝突，戲院受了部分損失。事後引起南京影戲業的

卷之三

秋風·戰火·濟南

本刊特約記者

軍爲了賣辦爭取滿意的戰略，濟南公北暫變成爲主要戰場，進行過幾次驚心動魄的大戰役。但是後來戰爭主力東移，東北寧北爲最危急日，山東蘇北的戰事只是點燃，開始降人後援。

是到小民，全都是士兵當兵，這一次在帮助大軍爭取這次勝利起了重要作用，國軍在這次戰爭中慘敗，很大，一百一十一師和一百七十二師一部被均被殲滅，第十二軍軍長也被俘虜。這一連串的失敗，說明了做官賣軍的堅韌是不可調和了，儘管他們的軍隊有如神話，但是他們的軍隊被擊潰的戰鬥力是可怕的。下級軍官和輕小兵之間所表示的態度已不再是消沉頹喪，而是奮發行動了。

到六十歲的人，都要參軍隊服兵役，每天早晨五時半，他們就來搜索野丁，一搜就得幾盤野丁，他們就吃了半盤去了點和稀，共進肉湯，爲了不要被我們……」說到這兒，餘漢滿面不逕地苦笑深思，我相信這就是餘漢滿民氣的政治哲理深思。打仗是為了老奸巨滑的官吏，令他由不得自己。但是他們還沒有看到這些東西的堅忍之餘，那裏受不該受的熬煎痛苦。表現擊敗士氣貳貳的大敗毫是軍隊中凶狠日暮增多，一個個政治指導員對我說：「大沽口附近的一大戰役，兩萬多士兵都丟掉活命了！」我問他爲什麼他們都帶了槍逃跑，他回答說：「因爲士兵都知道手中沒槍的時候，其實是不會戰勝的。」

在王耀武主導的軍事會議上，他對於「自衛軍」的士氣質在應該真古董，士兵們還滿可笑的芻議，是這士兵以戰勝的主觀，再加他們於少校和教育，使得國軍全盤地位變得更劣了。

量，大的單位雖然沒有變化，但大單位中的小單位卻可以充實加強，這種大擴張無異味，使之分於各師團及旅隊，增加投戰鬥力及聯繫。對於地質及政策，我要求很堅強，他們曾在昌黎諮詢役小試斧芒，表示了他們舉力軍的增強是執行大注意了。

，擊斬吳有應，並在魯南軍閥的統制下，都是國民黨割裂內外、片斷爭鬥還在繼續之際，實無問題。經過這次大舉，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所必行，濟南所指，於濟南。共黨選擇這一城作爲執掌政權的起點，自有其理由：

故、到和兩國、從事于在、，次歲春、曉音自相為賓、，其在猶如食在家在西都

聽說的序幕開始了，國軍連日在魯西南魯野、鄒城、定陶一帶巡邏，在濟南外附山營商賈伏道的共軍集中兵力，發動了十八萬以上的兵人，逼逼濟南，時聞是中秋佳節前兩天的午夜十一時，陳毅對濟南攻擊部署如下：

第三，在濟南戰爭緊張時刻，以十一縱隊由魯西金鄉，絕野河南面東方攻打，讓對岸北面軍回擊魯南，使衆集兵力較多的徐州感受威脅，不敢輕出搶救濟南。

之間，總歸還攻，濟南也已經遙遠在望了。

在西進國軍也很不笨，手，形勢急轉直下，十四日西郊機場被攻，十九日被佔領，退守七星河、李莊及新鄭城，一日之輕輕丟掉了一個對外的聯絡點，使這個全軍空虛的支撐的城市受到重大打擊，中共部隊在十九日晚上全包圍了整個大濟南，這進軍勢發展，逐漸縮小包围圈。

，夜間通行證和汽車過關費都另行改換，娛樂場所也一律關閉，這「家家水『戶戶參燒』」的城市，失掉了平靜，街頭巷尾，踏跡人稀，只有大炮聲時時震動全市。

從上海打虎看全面經濟

保衛濟南的柱石，在十九日正當戰局緊張，吳化文帶領大部僚官長和士兵，加入共軍去了。消息傳出，真是震憾人心，這對雙方兵力的消長和作戰情緒，都有重大的影響。

英軍繼續攻城之前，國軍曾經囤積了大批軍火，資源準備堅固，這些都是軍不斷的空虛，幸幸落落。

打虎看全面經濟

•論哲學大•

得避過他的風頭。因此看風使舵，大唱「共場戲」，有的遊遊春春，有的暫時閉門謝客，海上沒有了颶風的浪潮，就顯得平靜無事了。於是物價是始終壓在八、一九兩橫的邊緣上，約大風暴的恐懼是過去了，政府在訂住物價這一層面上。但這并不是說作調政草已獲得了初步成功。

○誰怪他要說：「已輪船
標，是各地的物價在壓迫
上海『經濟的全面性』，說
不誰讓上海風立起來，誰
身向外，何況上海祇是一
個商埠？一個集散地，牠的
安定，是完全依賴其他發
地的穩定，『打老虎』的態
為，至此為止？最後的成
果還是要政府自己負責，
完成這副使命。這責任，
是否能由政府現在這樣的
一個行政效力放慢的機會
想負呢？這個答案不能在
『打老虎』身上找的。因
而我們得換一個角度來看
〔一〕這就得檢討一下政府
的內部了。

不健全。他們圖謀，擬訂了全部制度，在言官相湊，擬成這樣的建議書下齊生了一種特有的社會性的革命，我們認為他們要對象不協在上海，而則在南京，在國外逍遙的幾位官老爺，他們的財產是到了「滿可譏笑」的程度。軍以在他們那裏下培養長大的小老虎那樣來算，據一報粗略的統計，家財就在二億美金以上。那麼幾隻巨虎所欺壓的人民階級的多少自可以不喻而知了。但是政府對他們的威脅怎麼呢？既然戰的寡士到現在已經沒有了下文，大概是「讓大家過得去」的寬容下，私下了結算案。國外的資財問題，

共軍八次攻勢下的東北

在自動聯中報登記的原則下標了淺。從以上這個普通的例子來看，我們對政府「全面改革」的決心，真有些懷疑，這那裏是在「改革」，不過是在換一種形式下苟延性命而已！

歐全體外國覺得全國應的
調查，是否已想妥辦法統
籌？便們走上了正路？生
產日當必需品的工廠是否
能源源得原料，而使他
們在合理的利潤下可以繼
持下去？如何使全國物資
都是必需實施的基本問題
。但我們却看不出政府在
作過盤的實施計劃，我們
所見到的就只是個塊塊散
很大的國營生產機構在出
賣股票，算是吸收民間資
資的一種工作。談到國營工
場又是一件令人洶氣的
消息，一位台灣歸來的朋
友告訴我，國營工廠間諜
少數繁常是令人異常驚訝
的。舉例來說，台灣公
司與台灣造紙公司，在日本
本統治時代，是屬於一個
機構，這兩家公司統一，就
可利用作為造纸的原料，
北共軍目前實力，除其二
正式編為八個縱隊外，猶
有餘兵十四萬五千，數甚

本刊記者

現在分為二個部門，以後彷彿就彼此完全不關連，合夥公司在財經清潔部發工，同時人事不沾，究竟尤甚，更是到底觀見，難怪國營機構不但不能充實國庫，反而成了國庫的累費。國營事業是不是先天具有優越性與獨占性，怎樣能與民營工廠爭一日之長？爲平衡預算政府濟貧着想，我們認為凡不能賺錢的廠家，都可以出售，以這些本錢配合財庫稅，與國外資源的徵用，幣制改革是有前途的。問題是政府和否怎樣做？環境已經到了這樣地步，政府在打出這張有亡相繫的王牌時，假若再要沒有「碰壁沉舟」的決心，我們還不敢再輕言想像「將來」！

增援來，東北戰事才又集中了大家的視線。東北局勢由後轉劣，原因何在？此次不無警醒。記者僅就軍事形勢的演變，以及今後戰局的展望作一個忠實的陳述。

東北國軍勢力的造成，單從軍事上看，一九四六年冬季政勢是優劣轉換的分水嶺。那時的東北將領深悔當初沒有打擊趁熱，打下長春後，就一口氣攻下哈爾濱，前年冬季，杜聿明雄心未死，爲了進取，在零下廿度的寒風下調將遣兵奮鬥一次冬季政勢，結果反敗折損了近廿萬的兵力，至此國共相持的平衡乃告喪失，國軍以僅只得據守點綴，來應付共軍一次一次的攻勢了。

緊接著國軍的攻勢，僅只得據守點綴，來應付共軍一次一次的攻勢了。去年冬季政勢，結果反敗折損了近廿萬的兵力，至此國共相持的平衡乃告喪失，國軍以僅只得據守點綴，來應付共軍一次一次的攻勢了。去年冬季政勢，結果反敗折損了近廿萬的兵力，至此國共相持的平衡乃告喪失，國軍以僅只得據守點綴，來應付共軍一次一次的攻勢了。

去年冬季政勢，結果反敗折損了近廿萬的兵力，至此國共相持的平衡乃告喪失，國軍以僅只得據守點綴，來應付共軍一次一次的攻勢了。去年冬季政勢，結果反敗折損了近廿萬的兵力，至此國共相持的平衡乃告喪失，國軍以僅只得據守點綴，來應付共軍一次一次的攻勢了。

去年冬季政勢，結果反敗折損了近廿萬的兵力，至此國共相持的平衡乃告喪失，國軍以僅只得據守點綴，來應付共軍一次一次的攻勢了。去年冬季政勢，結果反敗折損了近廿萬的兵力，至此國共相持的平衡乃告喪失，國軍以僅只得據守點綴，來應付共軍一次一次的攻勢了。

去年冬季政勢，結果反敗折損了近廿萬的兵力，至此國共相持的平衡乃告喪失，國軍以僅只得據守點綴，來應付共軍一次一次的攻勢了。去年冬季政勢，結果反敗折損了近廿萬的兵力，至此國共相持的平衡乃告喪失，國軍以僅只得據守點綴，來應付共軍一次一次的攻勢了。

之間，這種戰爭每天性質仍不說，每次所有的糧食問題，只多多少少有些幫助。且長一錦州局勢惡化，糧餉勢必減少；現在又二走近冬天，東北降溫，就更來雪；來雪後，積雪堆場，乘雪籽不易降落，糧餉也勢必減少，或甚至無法啓運。如此東北的軍糧問題，將更形嚴重，而軍事也將大受影響，如何充裕軍餉經驗，共軍假如真的不斷發動攻擊，南京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最後淮海大包圍，勢將威脅南京，終至無法負擔，由於其對外無法交通，糧食無法接濟，其結果若不堪設想，惟其如此，不如放棄一些點綴，來確保一個對外可以交通的平西。可是，放棄誰也有壞處。單側來說罷，如果放棄了瀋陽或長春，來確保錦州和葫蘆島三角地帶，那麼，共軍在長瀋無後顧之慮，原來用以應付長瀋國軍的共軍，勢將損失倒海，而正在確保着三角地帶的國軍施以壓力，結果安撫的兵力，自然還是數之難約的，即使退守

長城或山海關，也要吃北也將大受影響，問題就更多了。因此，這便成了第二個問題，

有很多人以為東北之所以有今天，是由於對外之交通不通，遭到了空島的緣故，因此主張打通遼西走廊，確保北南路。然而事實上打通殊不容易，即使打通了也無法確保，因為爲千百公里長鐵路，國軍無法每隔三五公里，便駐扎一個點來守衛，何況即使如此，共軍仍舊可以集中力量去扒路的？但是，不打通呢？又產生了扒鐵路的問題，而且調遣部隊也不方便，不打通呢？這是第三個問題。

(上接第十三頁)用了新訂裁綱的口氣命令全軍不許進攻。這時的戰事中心在南埠區，那裏是軍事物資和商業物資的集中地，是濟南市的大倉庫，政府空軍由徐州由北平輪番飛次出動，集中轟炸，支撐不住，廿三日共軍的先頭部隊，第九、第十三、兩中隊在八輛戰車的掩護之下，已經到了東郊永固門，和西郊永豐門，濟南是不能永據，也不能永固了。

五 一 期	七 角 五 分	六 角 八 分
十 期	一 圓 五 角	一 圓 三 角 五 分
多 少 分 定 價	基 本 訂 戶 九 折	

本刊徵求基本訂戶壹萬戶啟事

啟者本刊自七月十日發行以來，已滿十期。為計算便利計，次創行一期為一卷的辦法，自本月十一日起，開始發售第一卷合訂本。每本售價一圓五角，平寄郵資免收，航寄每本附加郵資四角二分。讀者請逕向南京（九）一〇一二三號信箱本刊發行部團購。茲第二卷第一期出刊，特徵求某本訂戶一萬戶，在十月十日以前直接向本社訂閱者照定價九折優待，學生讀者於來函中註明學校級系，八折優待。

附刊費

五 期		十 期	十一 期	十二 期
七 角 五 分	一 圓 五 角	一 圓 三 角 五 分	一 圓 二 角	一 圓 一 角
六 角 八 分	六 角	免 郵	免 郵	免 郵
五 分	一角	七 角 四 分	一 角	一角
三 角 七 分	三 角 七 分	三 角 七 分	三 角 七 分	三 角 七 分
四 元 合 計				
半 年 郵 費				

我這東頭雷恒與今朝
也上明以天覺
的男爲接的，還
是如爸爸，
的電，多時
場是實，成了一斗大，
憶起你的情懷，
半生平，
的小手到戲院裏，
這是你看來，
都是好人；
他媽吃，你要讓他！
我這人固，
住個個餓死都不降，是多好的榜樣。
你給沿生路人會飯，
一些窮漢頭上的板凳，（註一）

故的爸爸

王伯藝文

直到半夜人靜，你才用衣角揩去頭上的白沫。
你這樣辛苦是爲着你的兒子。

是離開了這萬惡可恨的人間地獄
是殘害殺害你的媽？爸爸

(一)成都有此怪俗，無錢合飯資者板凳倒於地上，好讓路人問情。(二)嚴嵩錢——一種高利貸，一月爲限並每日均要償還。

扛鎗的人

我們準備到收割
打穀的人又走進我們的村莊
他們帶着征稅的法令
還有繩子和皮鞭

我們準備到收割
打穀的人又走進我們的村莊
他們帶着征稅的法令
還有繩子和皮鞭

看穿了他們無恥的勾當
女人們出來當門站立：
——我們什麼都識光了。
剩下的都是餓死的人和孩子
你們要，就請去。

抽
訂

卷一

漆黑的半夜
保長打燈籠走來
帶着扛鎗的鄉丁
村頭路口都站了崗

捉住了
用繩捆起
連夜解去

那死拉丈夫不放的女人
用鞭子抽打
讓她在黑暗中哭泣

三七，七月

那死拉住丈夫不放的女人
用鞭子抽打
讓她在黑暗中哭泣

(卷之二 藝文志之三)

這不只是兩鄉親先生之謂，或是如此，那一派青年界均有共感；或其本來就給先生好好的影響，及其到上海，無論以何等資格也好，即有半立場也好，總而言之，總和先生談話；我知道自己很難制，無意的少；想說真話不對，但是會如何是苦熬不住火熱的心靈的。

(續第二頁讀者之聲)

東北學生變了

這不只是問題對先生之說，是如此，那一級青年界均有共感；說車我給先生寫信的影響，說其簡單，無論以何為實地也好；說青年立場也好，聽而苦之，想和先生談談：我知道自己很難制，如畫的少；經驗知識不到，但是無論如何是禁捺不住火熱的心緒的。

先從七五以後東北同學應說起吧！七五是令人悲痛的日子，也是一個轉捩點，從七五以後東北同學無論在認識上、意識上都有明顯的轉變。具體說來：如東北同學相互間述苦寒，代替着過去那種浪漫、自私；圖謀生的開始無懈可擊。單以東大來說，這去每個人都徘徊在自己的小天地裏，從不肯伸開兩臂用全心全意來擁抱羣衆，可是這次流亡以後也許是外在環境的促成；也許是自我覺醒，同學們生活態度大半是變了；物質生活雖不如在東北時之安逸，可是精神非常之富強，健壯，進去那種對社會現實生活、學習、共同前途。更充份表現我是東北院校和東北院校青年大聯合，如不論教學術演，聯合藝術會，以至於個人而生活運動之文娛，這一代青年人是緊緊地拉起手來，彼此溶化了，解了！再如集體學習，課外活動也是一個新動向。東北同學過去的痛苦太重大了！十四年的懲悔，光復後的翻亂，永永得呼吸自由空氣，一旦由烽火邊緣的東北

到北平來，這是一個必然的新立的社團就不下三十多單位，有純學術性的；有促進政教的；有純文學性的；一時百花齊放，象鳥歌鳴，充滿了活潑、生動，大家都預感到「東大新生了！」；雖然大家首肯論有不同，甚或爲了一個問題筆戰得大熱，但大家都是站在各自崗位上，向一個共同標的射擊：驅退黑暗；迎接光明！

自下東北各院校，被問問題大致解說，總體、長師已開始授課；目前東大文法學院已進入營業學校起，工學院理學院已分別進駐北平市電信學校和一所住宅。食的方面也改善多了；膳中同學食的是北平市府救濟品較苦些，膳中組織已成立，不久即可步入學校正軌。以上所說只是光明的一面。不可否認的也有黑暗的一面，不過這股勢力是不會久的，具體來說：如有一小部份同學生活的奢靡頗厲，與其說是從東北流浪到北平來，不如說是從奢靡的潛伏來到北平享受的；再如東北青年火性太大，往往在各方面起衝突，在電車上，在影院，飯館裏。雖然如此，我們堅信會逐漸好起來的，因爲今天東北青年都覺悟的站起來了，大家不能責任那些倒退勢力和不合理現象存在下去的。

大體上是正確是對的；也有小個案；如東北同學的課外活動，發表较高調的工作來，他們也許是好的心地，不過他們忽略了

安放在自己的意念裏，以見來
衡量一切，從不肯擺脫小的自我——
時常發出苦悶的悲哀！

有人說：現在的一切紛擾都是
是因為學校與社會脫節；中年人
和青年人脫節所致，真是如此的
話，那麼這部「兩重意義」，一、
是我想把學校的情形報告給先生，
希望先生也把社會真實底秘密送
來。

浙大今昔選

卷之六

宗教的清教

「特刑庭」的設立爲違憲行爲。當局既說行憲，那就一舉一動都還要遵憲法，現在當局首先就違憲設立「特刑庭」並非法律補學生，試問這何以能服天下之民首

安放在自己的意念裏，以成見來衡量一切，從不肯擺脫小的自我，時常發出苦悶的悲哀！

——有人說：現在的一切紛擾都是因為學校與社會脫節；中年人和青年人貳節所致，真是如此的話，都要盡快的有重意義；一、

歸給我們。二、是我這信或多或少是代表了這一代青年人的心聲吧，在這拉雜草率的文字裏，我生會看出現代青年人的動態了。同時也熱切希望把中年人看法，尤其對當代青年人看法給我們一個解說。由筆、靜待先生指

「特刑庭」的設立爲違憲行爲。當局既說行憲，那就一舉一動都要遵照憲法，現在當局首先就違憲設立「特刑庭」並非法違憲學，試問這何以能服天下之民首

南京圖書館藏